



2 017 3152 7

孟子正義

上冊



孟子正義

焦循著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係用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紙型重印)

孟 子 正 義

(全二冊)

(清)焦 循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5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80×1188 第 1/32 • 19 3/4 印張 • 276,000 字

1967 年 10 月第 1 版

1967 年 10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1—3,900 定價：(7) 2.10 元

統一書號：2018.12

目次

孟子題辭	一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一九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五八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〇二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一四八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一八五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二四〇
卷七 離婁章句上	二七八
卷八 離婁章句下	三二七
卷九 萬章章句上	三五九
卷十 萬章章句下	三九四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四三〇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四七四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五一六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六一
孟子篇敘	一一七

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厲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當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劉歆兩漢刊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刊誤名。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正義曰。劉熙釋名。謂也。審諦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徵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類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徵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襄公十年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識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稱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本末。所以著書之指義。以表其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文辭。猶徵識題號之在旌常。故謂之題辭也。

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孟子。如荀子。故謂之孟子。

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鄒。騶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謚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署。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遠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傷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臾。孟孫氏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孟子。如荀子。故謂之孟子。

項之後所封。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魯國驪。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鄒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驪。古今字之異也。左傳作鄒。公羊作鄒婁。鄒婁之合聲爲鄒。國語孟子作鄒。三者鄒爲正。鄒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驪。如韓勅碑陰驪章仲卿足證。鄭語曰。曹姓。鄒。昔。韋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預云。鄒。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左傳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入姓。居鄒。前志曰。鄒。故鄒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鄒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鄒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頊後所封國。一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鄒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苦。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姓鄒鄒鄒路偏陽。曹姓鄒苦。皆爲采衛。此鄒人春秋謂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鄒。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鄒氏也。俠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鐸。今兗州鄒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鄒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鐸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鄒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蒼驪山記云。驪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爲驪。徐鉉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鄒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鄒穆公爲魯穆公耳。按鄒即鄒。不關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鄒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此自本漢書地理志。趙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鄒爲仇。哀公時。無歲不與爲難。二年取鄒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啓陽。六年城鄒瑕。七年入鄒處其公宮。以鄒子益來。獻於亳社。趙氏言鄒爲魯并。或指此。然吳齊救之。鄒子益得歸。則鄒未滅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於鄒。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是國近魯。

也。二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正義曰。魯桓公生同爲莊公。次慶父爲仲孫氏。次叔牙爲叔孫氏。次季友爲季孫氏。是爲三桓。仲孫氏即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即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即孟獻子。獻子生仲孫速。即孟莊子。莊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孫纘。即孟僖子。僖子生仲孫何忌。即孟懿子。懿子生孟孫子蔑。即孟武伯。武伯生仲孫捷。即孟敬子。入春秋後。其獻子次子懿伯生仲孫瑀。杜預世族譜。以懿伯即子服仲叔它。生孟椒。椒子服回。回春秋後。是爲子服景伯。別爲子服氏。杜預世族譜。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夫。固嘗爲孟子所稱矣。莊子之孝。公綽之不欲。之反之不伐。爲孔子所稱。僖子懿子武伯。皆知敬敬孔子。敬子則受教於曾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後宜有達人。孟子既以孟爲氏。宜爲孟孫之後。但世系不可詳。故趙氏以或曰疑之耳。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

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齊擊柝聞於鄰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聊本鄒國。引劉蒼嶺山記。鄰城在南山。去山二里。北有嶺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郚。郭璞云。嶺山連屬地。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家焉。此葬鄒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官史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墓。四墓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廟成。其序地域墓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子容思云馬鞍山之南。孟衍泰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爲昌平。爲防風。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三十里。蓋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篇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至哀公皆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二遷之教。正義曰。淑。善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鄒孟軻之母也。號孟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此三遷之教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論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耆。前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沒耳。非必幼孤也。陳鎬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緯絅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食糧食哉。觀此言。則非齊恤可知。後人殆因孟父無聞。妄爲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襁褓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歲。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遽倉得行其毀辱邪。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畜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于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廣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十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繆公會尊禮子思。然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之說。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一年。齊康公卒。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一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必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立三十七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卒。子元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為受業子思。一以為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通六藝。史記滑稽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六經為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為通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為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亂臣賊子懼。為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旨。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通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詩書云乎哉。周

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

王大道。陵遲墮廢。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魏魏用吳起。

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作爭權。蓋為戰國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縱。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宥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楊倞注云。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文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即陵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弛替也。墮。說文墮部作墮。云。

敗城自曰墮。篆文作墮。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壞。釋文云。墮本作墮。墮俗字也。

異端並起。若楊朱墨

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

疏 正義曰。論語爲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爲異端。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己也而擊之。彼

亦以爲異已也而讐之。未有不咸其害者。楊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爲異端。孟子之學。獨變神化。以時爲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識持一家之說之爲害也。苟不能爲通人以包容乎百百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己者爲異端。則閭閻端者。卽身爲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爲家。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往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所適使放悖。悖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適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據也。楊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

孟子閱

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

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旋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由不肯枉尺。

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疏 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湮。沒也。小爾雅廣詁云。沒。滅也。昭公

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蔽。微底。注云。底。蔽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爾雅釋詁文。止而不行故爲滯。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爲法而習之也。周疏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甘泉賦云。據軫軒而周流兮。李善注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道既遍。辦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軫。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風俗遍窮。遍。云。辦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

憲言以詒後人。

疏 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

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詁
聖人。卽爲怪迂。折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議
以爲十二卷。象論語。號曰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憲言。憲言也。荀法言也。

正義曰。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主心
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採切明。史記大史公自敘亦云。於是退而論集所

明也。疏正義曰。春秋繁露節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主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太史公自敘亦云。於是退而論集所

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七篇爲孟子所自作。故趙氏前既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此又云自撰法度之言。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爲孟子自作。至韓昌黎故亂其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已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云。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趙氏在弟子十五人萬章。公孫丑。樂正子。陳臻。公都子。充虞。徐辟。高子。咸邱蒙。陳代。彭更。屋廬子。桃應。季孫。子叔。學於孟子者四人。孟子子。告子。滕更。金成括。呂氏春秋樂成篇。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高誘注云。難。說也。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則答之也。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魏鄭陳諸君所言。景子莊暴傳于賈慎子王驪等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

六百八十五字。**正義曰。**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萬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爲二百五十九章。今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則共爲二百五十八。校此題辭所云少三章。崇文總目謂陸奎經刪去趙岐章指。即武士人作疏。依用陸本。章指既刪。章數遂不可定。戴氏震得朱氏文游校本二云。一爲虞山毛扆手校。何昶瞻云。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輿章有章指。餘並缺。一爲何仲子手校。未記云。文注用野郡重刊廖氏奪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各有詳略。得以互訂。外有章耶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並得趙岐孟子篇敘。於是臺卿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然則今孔氏所刻章指。亦拾綴於殘缺之餘。焉保無分合之譌。然欲傳會於二百六十一之數。而強分以足之。則亦非後學所敢矣。陳士元孟子雜記云。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一百一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周氏廣業孟子異本考云。趙注孟子。三年乃成。謂可繕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疏於布算。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於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陳字。得毋有後人所闕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八字。萬章共五千一

百六十一字。二百六十一字。二萬四千

孟子題辭

孟子正義

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別詳見篇敘正義中。包羅天地。揆

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

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

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正義曰。命世即名世也。詳見公孫丑下篇。亞。次也。命世亞

聖。即所謂名世次聖也。包羅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所以

名世之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

秋。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曰。反魯。魯哀

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

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

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

如。噉如。釋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

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

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

聖而作者也。正義曰。擬聖。即所謂述仲尼之意也。七十子之嘯。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

語者。五經之館銘。六藝之喉衿也。正義曰。何晏論語敘云。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

志有論語家。列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館銘。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館銘也。漢書藝文

志有論語家。列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館銘。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館銘也。漢書藝文

檢。衣交領也。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衿。注云。衿。交領也。衿屬於襟。即與襟同體。襟交則衿交。故衿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衿也。戰國齊策。輒以頸血餒足下之衿。注云。衿。交衿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不交。則衿無不交矣。小兒擁咽領。則即服虔廣川王傳注云。頸下施衿。領正方直者也。詩訓諸書。多以襟言領。亦以領統於襟。徐名曰襟。玉篇云。衿。衣領也。詩言青衿。衿。青衿也。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然則衿爲交領交衿之屬名。比與喉並言。則正以爲領人之一身。內則轉之以喉。外則鑲之以領。謂論語爲六藝之總領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正義曰。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像之言。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

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正義曰。衞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隔。云丁音隔。蓋謂毀之使情隔。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蔽。茲謂之隔是也。按以孟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云。孔子恂恂。道化殊絕。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見宋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窮通篇云。學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孫奕履齊示兒篇云。昔曾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程氏淵考異云。趙氏不爲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者。悉以章句爲本。外書悉以廢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詳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爲按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隨書經籍志錄有梁蔡母選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蔡母氏多出二卷。豈所謂四篇者。在梁時嘗得其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邪。但蔡母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於唐世。而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實言。且外書之篇目。自宜以性善爲一。辯文爲一。說孝經爲一。劉氏以所見之性善辯。參以辯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綴辯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辯。又屬後人依放而作。

非外書本真也。周氏廣業孟子文考云。史記述諸侯表云。荀卿孟子韓非之徒。各往往摺據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內書。言春秋者。止述昭公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摺據其文。至若列女傳擁腫之歎。韓詩外傳解纆繫。及不敢去婦二條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屑不足述。明季姚士舜等所傳孟子外書四篇。云是關時子往。友人吳纂板行。丁杰為之條駁甚詳。顯屬僞托。概無取焉。按照時子相傳以為關貢父。此書前有馬廷賢敘。夫外書四篇。趙氏斥為依託。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喻所錄。已難信據。況馬廷賢之尤者乎。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焚滅經術。豈俱所謂外篇者耶。是則然矣。

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正義曰。史記秦丞相李斯言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使御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漢書藝文志云。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云。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是時所最忌者。舉古遺古之士。所坑者皆誦法孔子。長子扶蘇之言可證。不知孟子何得與周易同不焚。逢行珪注謂子敘云。遭秦暴亂。書紀略盡。謂子雖不與焚燒。編帙由此殘缺。此亦以諸子不焚也。翟氏繼考異云。漢書何問王傳。稱孟子為獻王所得。似亦遭秦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正義曰。王應麟五經通義說云。歐我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翟氏繼考異云。孟子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謂之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越絕書序外傳記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寧食壺漿。詩邦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天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可為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劉子嚴移大常博士書。言孝文帝時。天下聚書。往往類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據趙師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按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今王制篇中制殺爵關市等文。多取諸孟子。則孝文時立孟子博士。審矣。

訖今諸

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正義曰。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注云。卽白虎通義是。觀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論說諸經。得引以爲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許慎箋詩。許慎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儀紀。如鄭陽引不合恐不相越。終軍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褒引薤露公輪。賈逵引民飢馬肥。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民之飢渴易爲飲食。李淑引緣木求魚。郭憚言強其君所不能爲處。量君所不能爲賊。馮衍言臧倉。言泰山北海。班彪引機春秋。崔駰言登壇樓處。申屠蟠言處士橫議。王陽言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傳變言浩然之氣。亦當時引以明事。

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

正義曰。方言云。撝。取也。陳宋之間曰撝。說文手部云。拓。撝也。陳宋語。或从席。撝取而說之。謂未能通其全書。悉其指趣。僅撝取一章一句而解說之。既不能貫通其義。自然乖異矣。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

正義曰。孟子生卒年考。孟子生卒年考。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卒當是報王之世。萬氏斯同羣書疑辨云。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考也。

孟子世傳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其言似可信。今姑以萬氏此言推之。報王立五十九年。則歷三十四年至乙巳而卒。又八年壬子周亡。爲秦莊襄王元年。三年卒。始皇立。三十七年卒。二世立。三年秦亡。又五年。天下爲漢。漢高帝至平帝十二主。共二百一十年。新莽十八年。更始立三年。光武中興至獻帝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自孟子沒至漢末。五百一十三年。趙氏卒於建安六年。而出亡著書。則尙在延熹時。自周赧王二十六年至漢桓帝延熹間。僅四百五十年耳。此云五百餘載。蓋趙氏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其生卒之年。必前於烈王四年。報王二十六年也。故趙氏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載。必推自太王文王以來。然則孟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載。蓋謂孔子沒後至孟子著書之年。非謂孔子沒之年至孟子生之年也。趙氏言孟子以來五百餘載。謂孟子沒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謂孟子沒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徵引孟子者。如荀卿。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何休等。皆所謂撝取而說之。漢文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何問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至東觀漢紀。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則香能傳文讀之與否。不可知。劉向後孟軻。其所以後者不傳。

食壺漿以迎王師。羹爲後予。比之謂也。爾志篇。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注云。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鐘聲之牛者也。開春篇。魏惠王死。葬有日矣。注云。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壹行篇。晉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注云。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自知篇。鑽茶靡盾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注云。鑽茶靡盾。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吏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比之謂也。樂成篇。賢者得志則可。晉不食者得志則不可。注云。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食得志則亂。則亂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又中主以之陶陶也止。賢主以之陶陶也立功。注云。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懼。何能決事哉。此言復謬也。審應篇。魏惠王使人謂梁昭侯。注云。惠王。魏武侯之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不屈篇。齊威王魏弗受。注。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又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注云。匡章。孟子弟子。淮南子似真訓。若夫墨揚申商之於治道。注云。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華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揚。揚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野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又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注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修務訓。今夫毛鷄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蟬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注云。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主術訓。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比全其天者。注云。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紀論訓。舜不告邑。說山訓。此全其天者。注云。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紀論訓。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云。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又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彼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又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虞峻岐周之間。地方不遠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注云。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又夏桀殷紂之威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注云。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亡形也。又故劍則梓父。稅則名君。注云。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又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俗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鮑叔而死。注云。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戰國策齊策。威王葬。宣王立。注云。宣王。孟軻所見以余易鐘聲之牛者也。又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注云。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